羊城晚报
A5
漫读周末
人世间
2026年10月31日
星期六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丘淑斐
校对　刘博宇

廉江渡头村摆渡人劳建伟守护红树林多年

# 一船渡两岸，一心护青林

文/羊城晚报记者　薛仁政　李可欣　许敏　图/羊城晚报记者　许敏　薛仁政

在广东省廉江市良垌镇湴流村委会渡头村，村长劳建伟的一天，往往从清晨的渡口开始。

良垌河隔开了渡头村与湴流村，河上不修桥，两岸人出行、孩子上学全指着一条渡船。2015年，劳建伟从父辈手里接过这条船，成了家里的第六代摆渡人；后来，他又多了一个身份——良垌红树林保护小区唯一的护林员。

一条船，渡的是两岸的人，守的是岸边那片“海上森林”。



良垌河两岸生长着红树林，渡船每日在河面上往返

## 晨昏一叶舟：送出一茬茬读书郎

渡头村的渡口，连着两岸人的日子。良垌河不过百来米宽，对岸就是湴流村，孩子要上的湴流小学就在那边，这一带村委辖区里也只有这一所学校。两岸之间至今没有修桥，出行靠摆渡；一旦停摆，村民外出就医、孩子上学就得绕道27公里外的陆路。

自劳建伟记事时起，渡口的船已换过六条：从最早靠竹篙撑行的竹筏，到木船、水泥船，再到如今带发动机的玻璃钢船。船一变再变，这岸到那岸的往返，却在一代代摆渡人手中延续下来。

2015年之前，摆渡的还是劳建伟的叔叔。叔叔生了病，渡口一时没人接手。“两边都没人敢做，又苦又赚不到什么钱，孩子过河上学成了大难题。”村里找到他时，他本就在村务农，看着村民绕路难、孩子上学难，没多想就应下了：“就是看见大家过河不方便，帮一帮两边的人，这样一做就做到现在。”

最初几年往来的人多，到对岸上学的有四五十个中学生、一二十个小学生，加上送孩子的家长和去对岸种地、办事的村民，一天要摆渡上百人次。劳建伟每天六点半到岗，七点二十分准时开出第一班送学船；后来坐船的孩子少了，他仍旧六点半到。“不管人多人少，总得有人在这儿守着。”

渡口的活，不只开船。曾见孩子在积了淤泥的码头滑倒，他便给自己添了道规矩：每天下午潮水一退，就拿水枪把泥泞的码头冲干净，免得老人孩子踩滑。渡船四面透风，下雨只能钻进窄小密封的船舱；台风天必须提前停航进港，再急也不冒险。可除了台风封航，渡口永远有人等、船永远按时开：大年初一有人走亲戚，他照开；半夜谁家有急事、老人要送医，喊一声他就爬起来。



劳建伟正在操作发动机开船

孩子多的时候，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安全。渡船靠摇把启动发动机，他怕孩子好奇去动，干脆把摇把藏起来；遇上孩子在船上蹦跳摇晃，他会板起脸说上几句，讲一回不听就讲多几回，孩子们自然就记住了。

这些年，他送出去读书的孩子一茬接一茬：有的刚上船时个头还不及船舷高，再见时已比他还高；有的从小学读到中学，又考去外地读大学；有的后来还从事了博士后研究。孩子们跟他亲，也不叫他“村长”，见面一声声喊他“劳伯”。

“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他说，“算是陪着他们一路读下来的。”

## 潮起巡海林：守住家门口的“海宝”

接过渡船后不久，劳建伟还成了这片海岸的红树林护林员，巡护用的也是这条摆渡船。摆渡的间隙，只要潮水合适，他就开船沿着鸡笼山海岸线绕一圈，还会义务清理垃圾；退潮后滩涂水浅、船开不进去，就骑摩托沿土路巡。一趟巡下来约15公里，要花一个来小时。他巡林不走过场，眼睛专盯三件事：有没有人偷砍红树、有没有人违规捕鸟、有没有人围塘盗挖滩涂。见到破坏他就靠过去劝：“祖祖辈辈靠海吃海，不能砸自己的饭碗。”这些年，片区没出过大的破坏。

1977年出生的劳建伟，是看着这片红树林一点点变回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缺柴烧，很多人都到海边砍红树当“海柴”。1990年，湛江红树林省级自然保护区经广东省政府批准设立；1996年超强台风“莎莉”过后，有红树林护着的海堤稳稳当当，村民这才把红树从砍来当柴的“海柴”，看成护岸保家的“海宝”。1997年，这里又经国务院批准晋升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这些年，他最直观的感受是：树越来越密、越来越齐整，违规围塘几乎绝迹；林子里的鸟多了，滩涂上的鱼、虾、蟹也多了，退潮时常能看见白鹭在浅滩上觅食。“现在鸟没人敢抓了，生态慢慢就回来了。”在他看来，红树林的好处朴朴实实：“它的根扎在滩涂里，能护着海岸、护着海堤，台风天大浪打过来，有这片林子挡着，海堤就不容易垮；林子还能净化海水，给鱼、虾、蟹和鸟提供栖息的地方。说到底，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海堤，保护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这片林子的分量，比一句“护堤”要重得多。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全市红树林面积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良垌红树林保护小区有红树林88.2公顷，大多长在鸡笼山岛上——那是廉江市唯一的海岛，三条河流在此交汇，咸淡水相激，红树长得格外茂盛，从最前沿的桐花树，到靠岸的银叶树，都有生长。

守好这片林子，并不轻松。日常巡护基本靠劳建伟一趟趟地跑，护林经费有限，他的劳务补贴也不高。可他从没打过退堂鼓：“有人看、有人劝，村民慢慢就懂了，这树是为我们自己守的。”

如今，这片林子已不只他一个人在守：廉江把全市红树林划成26个保护网格，组建党员护林先锋队，搭起“局、镇、村、站、点”五级管护体系，劳建伟正是这张网里守在最前沿的那一环；湛江全市还推行“人防+技防”管护，“十四五”期间累计营造红树林约2822公顷、修复约1382公顷，并出台了全省首部红树林湿地保护地方性法规。落到渡头村，就是船头这片林子越长越密，来栖息的鸟一年比一年多。

## 喊一声就到：做乡亲信得过的自家人

在两岸村民眼里，劳建伟和他的渡船，早成了生活里离不开的一部分：大年初一走亲戚，到渡口喊一声他准在；老人腿脚不便过河看病，他扶着上船下船；孩子赶时间怕迟到，他把船开得又稳又快。

村民的认可，不只在摆渡上。看着他一天天守着林子，大家的观念也悄悄变了：以前见人砍树、抓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今发现有异常，会第一时间给他报信，遇上破坏也会上前劝阻。“以前觉得这树挡着种地养鱼，没啥用；现在都知道，它能保海堤、能养鱼虾，是棵‘宝树’。”一位村民说，这几年台风天，岸边的海堤稳当多了，滩涂上的小螃蟹、跳跳鱼也比过去密，大家实实在在尝到了生态变好的甜头。

摆渡十余年，护林多年，劳建伟没觉得自己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常说，自己生在海边、长在海边，渡口是祖辈一代代传下来的，红树林也是祖祖辈辈看着长起来的，他只想把手里这两件事做好：把孩子平平安安送过河上学，把岸边的红树林看好、守牢。他希望，等下一代长大回来，还能坐上这趟熟悉的渡船，还能看见这片绿油油的“海上森林”，在风里轻轻摇。

# 19岁女孩弓弦间改写中国纪录

李金珠摘得第17届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亚军，创中国选手参赛历史最佳成绩

文/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　图/受访者提供

北京时间10月23日凌晨，波兰波兹南，第17届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落下帷幕。星海音乐学院附属中等音乐学校2019级校友、19岁的李金珠，凭借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的动人演绎拿下亚军，并拿下维尼亚夫斯基小提琴协奏曲最佳演奏、第四轮协奏曲最佳演奏等三项特别荣誉。她也成为首位登上这项赛事冠亚军领奖台的中国独奏家，刷新中国选手参赛历史最好成绩。

创办于1935年的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是当今世界存续历史最久的小提琴赛事，也是世界国际音乐比赛联盟创始成员。90余年来，赛事承载着波兰作曲家维尼亚夫斯基的艺术遗产，持续为全球极具潜力的青年小提琴家搭建通往世界舞台的通道。本届赛事，李金珠一路突围，跻身决赛三强，是继翁卿翥之后第二位闯入该项赛事决赛的中国选手，亚军名次也超越上一届中国选手的季军纪录。

在赛后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时，李金珠坦言，自己赛前并没奢望闯入决赛，但每一轮都尽力呈现最好状态。“进决赛其实是最让我惊喜的地方，我原本对名次没有太多执念，拿到亚军，我特别开心。”最令她振奋的是同步收获的三项协奏曲专项奖，这代表评委认可了她驾驭协奏曲的能力。“这次比赛高手云集，有很多我内心十分敬佩的演奏者，能得到这份肯定，是莫大的鼓舞。”

## 唯有大年初一放下琴弓休息

李金珠的指导老师、星海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李丹，至今记得一个细节：李金珠一年之中，只有大年初一休息，其余每一天都在琴房里练琴。“学琴的孩子很苦，她从4岁开始，就没有普通人意义上的童年。”李丹感慨。

2007年6月，李金珠出生在贵阳，父母都不懂音乐。4岁，她拿起小提琴，开启漫长的学琴之路。她的姐姐李木子早年是李丹的学生，2009年考入星海附中，如今任职于斯图加特歌剧院。早在一两岁时，李金珠就常跟着姐姐来琴房上课，李丹算是看着她长大的。后来李金珠妈妈询问，年幼的孩子能不能学琴，李丹给出了肯定答复。2017年，10岁的李金珠离开贵阳来到广州，正式拜入李丹、张强夫妇门下；2019年她顺利考入星海附中，入选学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刚来广州的时候，她真的很普通。”李丹回忆，初次见面，李金珠演奏的是门德尔松协奏曲。可短短数年，她完成了令人惊叹的跨越：附中求学期间，她累计拿下国内外大小赛事奖项20余项，其中包括第十一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青少年音乐大赛小提琴第一名及最佳炫技奖、第五届珠海莫扎特国际青少年音乐周小提琴C组第一名、第二十五届晨兴音乐桥协奏曲比赛第三名。

珠海莫扎特比赛，在李丹眼中是李金珠成长的“三级跳”：第一次参赛，首轮即止步；第二次闯进决赛拿到第二名；第三次，16岁的她主动跨组别，和成年选手同台比拼，一举拿下成人组冠军。

“哪有凭空而来的成功，她的付出，远远超过绝大多数学生。”李丹说。并且，李金珠的母亲多年全职陪读，虽然不识乐谱，却有着灵敏的耳朵，能分辨演奏优劣，甚至能听出细微音准偏差。

回望求学之路，李金珠把成长归功于一路相遇的每一位老师。她打比方说，不同的老师，有人负责打地基，有人搭建墙体，有人完善屋顶，还有人雕琢屋内细节，缺一不可。难得的是，老师们没有强行改造她的演奏，而是尊重她本身的特质与音乐想法，在她原有风格之上添砖加瓦、精细打磨。

## 一弓一弓打磨，一个音反复推敲

“细节决定高度，这是我常跟学生说的一句话。”李丹的教学，抠到每一弓、每一个音。一个音达不到想要的质感，就反复拉奏，十遍、上百遍，直到捕捉到想要的音色与情绪。她把音乐比作雕塑：“一点点打磨，越磨越光亮。”

演奏姿势与舞台台风，是李丹抓得极严的一环。“小提琴不是一件乐器，是琴与弓两件，最终要做到琴人合一。”初来时，李金珠的手型随意，空有天赋，演奏习惯松散。李丹与张强花费大量时间纠正她的握弓等手型，“如果基础姿势不改，她走不到今天这个高度。”舞台表达同样是必修课：国际大赛镜头会近距离捕捉神情，紧张、局促的神态会被放大。李丹教她自信登台、从容持琴。

技术之外，更要教会孩子讲音乐里的故事。“拉琴要有画面感，像讲故事一样。”李丹引导学生感知音色层次变化：右手承担85%的表达，左手只是台词，台词背得再熟，不等于能成为动人的表演者，要做到声情并茂。

这些叮嘱，李金珠牢牢记在心里。决赛前夕，李丹微信提醒她一个小毛病：演奏时会下意识摸肩垫，这个小动作在聚光灯下会被放大，流露怯意。决赛时，李丹仔细观察，整曲演奏，她一次都没有抬手触碰肩垫。“这个孩子悟性极高，真正把细节刻进了演奏里。”

在李金珠看来，比赛本身就是一场高强度考验。本届赛事赛程紧凑，短时间内要完成海量曲目准备，难度被成倍拉高，也最能检验独奏家综合能力。“从第三轮和乐队合奏开始，才真正考验独奏家：你既要融入乐团的声音、和乐队彼此呼应，又要在合适的时候让自己的声音凸显出来、引领乐队。”她笑称不少演奏家都说比赛“反人类”，扛住这种高压考验，日后的音乐会、巡演反而会轻松不少。赛场



李金珠在亨里克·维尼亚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现场

也是难得的课堂，同台选手风格各异，坐在台下聆听，是平时难有的学习机会，也让她收获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选曲，是李金珠格外看重的功课。从第一阶段到最终决赛，几轮演奏相当于几场连贯的音乐会，曲目搭配如同搭配一桌宴席：如果全是抒情作品，好比一桌都是汤品，温润却缺少厚重；一味堆砌炫技小品又像满桌重辣小吃，容易让人审美疲劳。她这次的曲目编排兼顾体量、风格与技术，有宏大奏鸣曲、音诗，也有精致短曲，力求平衡。但她也说，编排没有标准答案，不必刻意迎合评委和听众：“找到自己的风格最重要。不必勉强转行做自己不擅长的‘菜’，喜欢你风格的听众，自然会为你而来。”

## 19岁最年轻三强，在古老大赛写下中国名字

决赛曲目维尼亚夫斯基《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公认的高难度巅峰之作：独奏一进场即是十度双音，伴随高把位大跳、复杂双音音阶，连顿弓、快速跳弓等高难技巧。

李丹熬夜听完三名决赛选手的全部演奏，评价李金珠的演绎收放自如——欢乐段落灵动鲜活，技巧段落干净利落，抒情段落直击人心——“完全不像一个只有19岁的孩子”。尤其第二乐章《祈祷曲》如泣如诉的旋律，换弓衔接无痕，歌唱性十足。

同台决赛，李金珠是三强里年纪最小的一位。在此之前，她早已登上多个国际级舞台：先后和萨尔茨堡室内独奏家乐团、西班牙马德里爱乐乐团、深圳交响乐团等合作演出，足迹遍布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大厅、美国波士顿乔丹音乐厅（Jordan Hall）、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2023年夏天，她以大湾区青年管弦乐团独奏家身份，在香港、澳门、深圳、广州四城巡演，收获热烈反响。同年年底，她赴德国法兰克福深造；2025年考入素有“演奏家摇篮”之称的德国克朗伯格学院，师从埃里克·舒曼。

对李金珠而言，奔赴世界各地参赛，也不只是追逐奖项，更是借音乐认识世界、感受不同地域文化。“我一直把比赛、音乐会当成看世界的机会。”

“学校平台、科学的教学方法、家人的全力托举，加上天赋与极致自律，缺一不可。”李丹总结。19岁的李金珠，用一把小提琴，将中国演奏者的名字，留在这项跨越90余年、世界最古老小提琴赛事的荣誉册上。

有本版新闻线索
请扫码加群报料
二维码有效期
至11月6日